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回 慶生辰妯娌分顏 樞間氣大家得病

詩曰：一言不合便生嗔，錯配姻緣恨莫伸。  
矛盾漸成形骨立，癡聾應解獲長齡。

話說張氏鉤引丈夫吐出真情話來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大丈夫不能軒昂成立，反思量妻子的財物，豈是個長進漢子？這也不難，待我尋條繩子懸樑自盡，你另娶一位有嫁資窈窕娘子，豈不美哉？何必恁地煩惱！」瞿穀聽了這句話，把一肚子酒都驚醒了，改口道：「我自說要，娘子就認真起來。俗言道：錢財如糞土，情義值千金。我怎敢怨著娘子？」張氏道：「要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況未言之先，細察動靜，早知君意。今無他說，君再以顏色加我，惟死而已！」瞿穀驚惶，宛轉虛心寬慰，勉強趨承，慍色暫更為喜色，愁腸權且作歡腸。這張氏見丈夫如此小心趨奉，只索罷了。

忽一日，聶媽媽令家僮送一擔盒禮來，講是女兒母難之日，打一箸素面，請親家和安人一坐。郁氏歡喜，忙整備筵席，就接親母過門，又請凌婆和鄰族女眷們陪宴。酒至半席，邀眾人入側廳裡吃茶。凌婆和張氏且到臥房裡淨手，張氏坐在牀樹上低頭垂淚。凌婆問道：「大娘子為著甚事，恁的憂愁？」

張氏歎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我若告訴媽媽，好生慚愧。」凌婆道：「我與你怎講這話，大娘子平日間說說笑笑，甚覺親熱有趣，為何近日愁眉不展，顏色憔悴，見了人沒些話頭，這般寂寞，動因何故？可對老身實言，待我替你散悶則個。」張氏道：「恨只恨我命薄，嫁了個無情無義不著肉的丈夫，終日樞氣，幾次要尋一條死路，只因牽掛著爹媽，臨期手軟而止。」凌婆道：「呵呀，後生家怎講這話？怕少了穿的吃的承值的，去尋這條門路？你看街坊上乞丐的貧婆，披一幅、掛一片，拖兒繫女，兀自求食過活。你是個天上人，正好受用。縱然大官人有些尷尬處，夫妻情分，不必認真。」張氏道：「媽媽見教甚是。我也思量夫婦之情，雖有些氣蟲，只索含忍。還有一件，我那婆婆的勢利，嬌嬌的裝作，難以入眼，教我如何過的日子？」凌婆道：「你且講恁地勢利、裝作我聽。」張氏道：「我當初嫁到瞿家，也是媽媽說就。因為妝奩不整，暗中受了散言碎語，無奈含淚自知。我的媽媽，你知道麼？今日婆婆見聶氏有些財物，你看他何等趨承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只除他不開金口，放出屁便是香的。別樣的勢利且慢提起，單說他今日生辰，聶家不過拿幾個禮來，何必驚天動地，大排筵席，請張接李，趨迎這財主婆？可憐，可憐，我到他家數年，過了幾度母難，誰人提起『生辰』二字，我家媽媽幾遍價上門，有誰做保？天大人情，待一餐現成茶飯，撥轉身去了。怎似今日喧喧哄哄，恁的熱鬧？這都是老媽媽目睹的事，我若調了半句謊，折罰我變驢變馬，把人騎跨。我的媽媽，你道我見了這樣景象，豈不是欺貧重富，氣也不氣？」

凌婆笑道：「大娘子是大官人騎慣的，何必去變驢變馬？」張氏道：「我把一腔子的氣蟲告訴媽媽，反生笑話！」凌婆道：「老身說些風話，不過是勸娘子忍耐，莫要氣恨。自古道：新親如霹靂，舊親請糊壁。你嬌嬌畢姻未及彌月，況兼箱籠中厚重，老安人怎得不虛撮腳趨承他一番？待過了半年三月，自然與大娘子一般看待，何必恁地悲苦！」張氏道：「媽媽，你那裡知道，勢利的人那顆心，是向熱背冷生的，一千年也更變不轉。我棄著一條窮性命，抖完了這廝家業，方才心死！」凌婆道：「大娘子快不要如此講！」青春年少的女娘們要望上長，莫講這短頭話。」二人正在房裡唧唧噥噥的訴說，不期聶氏著一丫鬟名喚巧兒，來喚凌婆、張氏赴席，跨入房門，聽了二人言語，輕步窺進牀後，竊聽完畢，才講請二人陪酒。當晚客散，各歸臥室。

巧兒將張氏之言，一一對聶氏講了。聶氏惱了一夜，次日侵早，備細與郁氏講知。郁氏大怒道：「惟見得昨日這婦人啾唇啞嘴，恁般做作，原來是背面講我過失。從他進門做媳婦以來，多少抬舉他處，輒敢反面無情，萬分可惡！從今日為始，與他做一對敵，看他怎生放肆！」聶氏勸道：「姆姆一時見小，講了些閒話，婆婆不必介懷，且請息怒。」郁氏道：「天地間只有做舅姑的磨滅媳婦，那曾見做小輩的反傷觸大人？更不要著惱我，定要與這潑婦人見個出場，才見手段！」聶氏宛轉勸解，郁氏按捺不下，氣憤憤地奔出房門，逕往軒子裡來。

劈面撞見聶兒，郁氏嚷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容妻子背面罵我，好個重妻輕母孝順的兒子！」瞿穀失驚道：「娘呀，這話從何處來？你大媳婦從來敬重公姑，焉敢背面侮罵？」郁氏罵道：「你這短壽命懼內的死坯！縱容那淫婦講我是勢利小人，一顆歪心是背冷向熱生的。他要棄著性命詐我，你不與他一路說合，怎敢恁地放潑！」瞿穀慌忙跪下，對天立誓道：「我瞿穀若背母向妻，暗裡有片言傷犯著娘處，即刻七竅流血，天雷擊死！」

郁氏道：「既與你無干，快去請那賢德夫人來見我。」瞿穀跳起身，進房內叫了妻子來。張氏一面走，心下疑惑，向前嘶叫了。郁氏道：「你叫我做甚？我好個欺貧趨富、勢利小人，怎敢認夫人做媳婦，兀的不折死了人？」張氏道：「媳婦並沒半句言語傷觸婆婆，怎麼恁般發惱？」郁氏道：「你背面講我千萬的不是，只少卻打罵二字了，還強口講沒半句言語麼？自從你這不賢之婦到我家來，我做婆的那件兒不看顧你？你想當初光頭赤腳，兩個舊箱籠，幾件布衣服，是你的陪嫁產；進門時就替你換了滿頭珠翠，遍身羅綺，高樓大房，呼奴使婢的享用。不想報答翁姑的恩惠，反行而是背非，講我過失，只怕天理不容哩！」

張氏笑道：「當初結親之時，乃婆婆央凌媽媽上張門撮合。我爹爹自諒貧富不等，一口推辭。凌媽媽講道：『瞿安人極是賢德，不貪財帛，只要人才。』再三再四的求懇，勉強成就，卻不是我做媳婦的捱上門來。貧家惡業，隨身來不過是些舊衣破籠，承婆婆一點好意，穿的戴的都更換了華衣美飾，也是瞿門光彩，與張佛匠家無涉。今日婆婆不喜我時，情願將陪嫁產穿戴了，也不辱沒了張氏。」

郁氏大怒道：「你聽這利嘴巧舌婦人，不知自己的罪過，反講做婆的不喜媳婦。我且問你，你的爹媽來我家時，我也一般酒飯款待，幾曾慢了他去？反唇倒舌講接待他，不過是一餐現成茶飯？這也罷了，為何又講我趨承著財主媳婦，撒屁也是香的，為他生辰大驚小怪，辦酒待親，極其勢利？你自想尊軀貧苦煞，也是爹媽養的，豈沒一個生辰？從不見什麼親戚送些禮物來相賀，反嗔我今日為嬌嬌生日開筵設席。自古道：禮無不答。難得聶親媽費了錢鈔，安得不接來一敘？你怎麼暗恨要尋死害我，恁般狠毒，終不然做婆的害怕，反來求你？我把你這尖嘴薄舌的潑貨不要慌，拚一個你死我活，才得罷手！」

張氏冷笑道：「呵，呵，巧言不如直道。這些話，我願對凌媽媽講來。我進瞿家門也曾過了幾度生日，公婆從不曾破費了半文。今日嬌嬌壽誕，卻如此熱鬧，委實心下不平，講了幾句，婆婆著惱，要與媳婦作對。俗言道：早死早托生，依然做後生。張氏也不懼的，只是凌媽媽可惡，如何搬我家是非，使我姑媳不和？若到陰司，必要尋這老豬狗抵對！」

郁氏嚷道：「你看潑婦人借名罵我。那凌媽媽昨晚酒散就辭別而去，怎講他搬是非？」張氏跌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昨日巧兒進房喚我，畢竟竊聽了說話，添言送語，使婆婆知道。這巧兒奴才倚著家主婆勢利，挑弄口舌，其實可惱！」

聶氏站在郁氏身旁勸解，一聞了此言，不覺兩頰通紅，怒從心起，厲聲道：「姆姆怎樣欺人！古人道得好：打犬看主面。巧兒是我的人，怎麼就輕口罵他？」張氏道：「這奴才不該傳言寄信，挑兩下樞氣。罵了他，你待怎的？終不成打下了夫人官誥。」聶氏道：「吃黑飯，護黑主。你既講婆婆勢利，牽枝帶梗講著我，緣何巧兒不要過話？沒些面情，破口便罵。若這奴才罵你，你待何如？」張氏道：「竹節也分別上下，奴才們敢罵兀誰？你莫要倚著豪富，便自欺人。我家雖係匠作，寒族中也有為官做吏的，莫要輕看了他。我父親若肯熬清受淡吃薄粥時，也頗頗做成家業，不受人的輕藐！」

聶氏大怒道：「你與婆婆鬥口，我早膳也不用，在此勸息。你罵我丫鬟，我以妯娌情分，只將理講。你怎地隱言罵我？」張氏道：「雖然婆婆重你，也要從公判斷。那一句兒是罵你處，怎樣虛空弔我？」聶氏道：「我雖是一女人，也讀幾行書過。你這般藏頭露尾的刁話，比那罵還狠毒幾倍哩！」張氏道：「不與你爭，你且講那一個字是刁話？」聶氏道：「我還你那刁鑽處。你講張

匠作若肯熬清受淡呷薄粥時，也不貧苦。分明是譏誚我爹爹插號喚做聶一撮，從鄙吝吝做成的家業，豈不是當面罵我？」

郁氏跌足道：「兒講得透徹，這明明是舌底拳棒，狠，狠，狠！」張氏笑道：「婆婆又是護短的言語，那『聶一撮』尊號乃四海聞名的豪傑，豈只我一人曉得，緣何反講我舌底拳棒？」聶氏道：「這雉雞乖皮裡針的巧處，誰不參透？便是聶一撮混名，無非是『貧畜』二字罷了。強如那偷了人家佛肚中金靈聖兒，被那家子搜將出來，打得做鬼叫！若不是我家媽媽勸釋，如送入公廳審出滿貫賊來，兀自要發配遠方哩！」張氏聽了，怒道：「你講偷佛肚中靈聖兒的賊，明白是罵我爹爹，好欺人，好欺人！」

聶氏笑道：「呵，呵，我是講那偷靈聖子的好漢，和你家爹爹何干？」張氏嚷道：「好矯強聰明的話兒，我也不與你鬥嘴。俗言道：『拿賊見賊，捉奸見雙。』你只還我那一家是失主，誰見我爹爹做賊？」聶氏道：「不要忙，我還你一個出處。舊年四月初六日，敝鄰馮老嫗因家下有一尊古佛金身壞了，喚城內一位裝佛匠補漆貼金。誰想那人盜了古佛的心肝五臟，被馮老嫗瞧破了，喚家僮將那人打了一頓脖子拳，只要鎖了送官。我家母親善言勸釋，問他姓氏，他講姓張。現有失主，難道是假的不成？」

張氏氣得暴跳，大哭道：「好了，平空地指好人為賊！就去叫我家爹爹來和你面對。倘是造捏出的，這番不得開交！」

聶氏道：「好扯淡，我又不是失主，面對怎的？只怕那人見了馮老嫗，面皮上有些紅白。」張氏氣倒地上。開口不得，頓足亂凌。郁氏見了，反沒做理會處，合家男女都來相勸，家僮急往花園報知。瞿天民笑道：「婆媳妯娌爭鬧，這是最難解紛的事，我也不管，汝速到佛樓上去與太太講知，自然爭競息矣！」

家僮忙奔入佛閣上來，只見元氏坐在佛座前，閉著兩目，暗暗念佛。家僮叫一聲「太太」，元氏開眼，見是家僮，問道：「你上來做甚麼？」家僮將安人婆媳相爭緣由講了，又道：「相公叫我來請太太去勸鬧，作速便行。」元氏道：「我昨夜多吃了半箸子飯，擱在心裡，不得下去，整整醒了五個更次。天曉來，正要尋睡，耳邊兩只聽的沸沸瀼瀼喧嚷，卻原來是他姑媳們費嘴，待我去，待我去！」令家僮攙扶出軒子裡來。

郁氏正在那裡喃喃地罵，一見婆婆來到，慌忙嘶喚聶氏向前「萬福」，那張氏猶自在地上打滾啼哭不住。元氏先喚聶氏道：「我兒，你新婚尚未彌月，縱姆姆有些言語，也須忍耐，不必恁地饒舌。」

聶氏答道：「是，太太分付，不敢再辯。」元氏道：「好個達事新人，快進房去梳洗。」聶氏唯唯連聲，暫轉身進去了。元氏又對媳婦道：「老安人，你平日間最有涵養的，為何今日如此發怒？」郁氏答道：「張氏這潑婦人背面罵我勢利，又講我幾多的短處，因此媳婦冒瀆他一場，他反在此撒賴使詐哩！」

元氏哈哈笑道：「安人講的是甚話，豈有姑媳們詐賴之理？媳婦即是兒女，焉可懷毒認真。凡做大的，裝聾作啞。是一妙法。況安人向有積病，侵晨空腹，這般惱氣，倘有差池，教我老景看誰？」郁氏含淚道：「謝太太金言，敢不從命！」元氏道：「安人若聽我言，請歸房用了早膳睡睡何如？」郁氏連聲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也回房去了。元氏移一步向前，左手拄著拐杖，右手來攙扶張氏道：「我兒起來，快不要恁樣淘氣，若使外人見了，甚不穩便。」

此時張氏見婆、媳都進去了，只撇他睡在地上，也覺沒趣，見元氏來攙扶，他就順水推船，一骨碌爬起來道：「孫媳自站起來罷，何勞太太勞神。」元氏一面替張氏拭淚，勸道：「我兒自到我家來，聰明孝敬，知高識低，誰不道你一聲好？今日婆婆偶聽旁言動忿，與爾唧噥，你便這樣高聲大噪啼哭，外觀不雅。我與你婆婆退後的人，光景有限。你等青春年少，正要撐家立業，替父母丈夫爭氣，後邊日子甚長哩，怎行這老乞婆撒賴的事？我兒，你是伶俐的人，反而思之，自覺何如？」張氏道：「太太所言，深為有理。孫媳已知做小的狂妄，但婆婆重富欺貧。底事護著嬌嬌，將奴百般辱罵，個中怎生忍耐？故此暈倒啼哭。」元氏道：「阿呀，妯娌總屬一家，何分貧富，這句話你就講差了。快不要恁地，進去，進去！」張氏無言可對，低頭含淚眼，逕轉臥房中。這一場鬧吵，幸元氏解散。郁氏令丫鬟扶太太入小閣裡，吃罷茶果，依然往佛樓上誦經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幽居兀坐習三摩，骨肉操戈奈若何。

片語折衷姑媳服，仍歸經閣誦彌陀。

這郁氏從與大媳斯爭之後，便覺心煩肉顫，氣喘頭疼。不知這病體甚時痊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